

主編人員

宋洛川	崔新齋	鍾岳琦	徐国仟
陆永昌	王万杰	周凤梧	刘子繁
张珍玉	张灿珮		

21/3 4/4

前 言

本編是我院教师和山东省中医研究所、山东省立中医院的全体中医师共同写成初稿，然后由我院各有关教研組組織力量，进行整理的。

灵枢，是黄帝內經的一个組成部分，它和素問在祖国医学中，同样具有很高的指导作用。特別对經絡和針灸的研究，更为重要。但原文古奥費解，为了便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按照原文加以注释，是极为必要的。

本編是以中华書局据“医統”本校刊的“四部备要”本为蓝本。每篇首列本篇大意，将全篇內容作总的提示，使学者容易掌握；其次为原文；原文后为詞解，是对个别詞义的說明。至于語释，則在不脫离原文精神的原則下，用現代語加以解

释。对个别部分，并加按语以说明编者的看法。对现时不能理解的原文，则存疑留待今后研究。至于原文中的词字与别本不同而又显系错讹者，则于节后加按订正，并说明据本，以便检查。

由于水平所限，讹谬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予以指正。

山东中医学院

一九六二年六月

目 录

九鍼十二原第一.....	1	营气第十六	174
本輸第二.....	15	脈度第十七	177
小鍼解第三.....	30	营卫生会第十八	182
邪气藏府病形第四.....	37	四时气第十九	190
根結第五.....	57	五邪第二十	197
寿夭剛柔第六.....	66	寒热病第二十一	200
官鍼第七.....	74	癲狂第二十二	208
本神第八.....	81	热病第二十三	215
終始第九.....	86	厥病第二十四	226
經脈第十	103	病本第二十五	234
經别第十一	138	杂病第二十六	237
經水第十二	145	周痺第二十七	245
經筋第十三	151	口問第二十八	249
骨度第十四	166	師傳第二十九	257
五十营第十五	171	决气第三十	263

- | | | | |
|------------------------|-----|----------------|-----|
| 腸胃第三十一 | 266 | 五变第四十六 | 331 |
| 平人絶谷第三十二 | 269 | 本藏第四十七 | 337 |
| 海論第三十三 | 272 | 禁服第四十八 | 349 |
| 五乱第三十四 | 276 | 五色第四十九 | 355 |
| 脹論第三十五 | 280 | 論勇第五十 | 366 |
| 五癢津液别第
三十六 | 287 | 背膂第五十一 | 371 |
|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 291 | 卫气第五十二 | 373 |
|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 295 | 論痛第五十三 | 378 |
| 血絡論第三十九 | 301 | 天年第五十四 | 380 |
| 阴阳清浊第四十 | 304 | 逆順第五十五 | 385 |
| 阴阳系日月第
四十一 | 307 | 五味第五十六 | 387 |
| 病傳第四十二 | 311 | 水脹第五十七 | 392 |
| 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 317 | 賊风第五十八 | 395 |
| 順气一日分为四时
第四十四 | 321 | 卫气失常第五十九 | 398 |
| 外揣第四十五 | 328 | 玉版第六十 | 404 |
| | | 五禁第六十一 | 411 |
| | | 动膂第六十二 | 414 |
| | | 五味論第六十三 | 418 |

阴阳二十五人 第六十四	422	官能第七十三	482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437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491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447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	497
行鍼第六十七	456	卫气行第七十六	512
上膈第六十八	459	九宮八风第七十七	520
憂恚无言第六十九	462	九鍼論第七十八	528
寒热第七十	464	岁露論第七十九	541
邪客第七十一	466	大惑論第八十	549
通天第七十二	475	痲疽第八十一	555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篇大意】本篇介紹了九針（同“鍼”字）的名称、形状和用途，以及有关針刺的注意事項、补泄手法、禁忌等重要問題，并举例說明治疗不当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篇中对十二原的生理功能、五脏原穴的名称和二十七气的腧穴主治，以及察色診脉在診治上的重要意义等，也都作了扼要的闡述。

本篇有关用針的部分內容，在“小鍼解”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因此，本篇应与“小鍼解”互相參看。

【原文】黄帝問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葯，无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脉，調其血气，营其逆順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終而不灭，久而不絕，易用难忘，为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里，为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愿聞其情？歧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于一，終于九焉。

【詞解】

逆順、出入：指人体經脉血气循行，有逆有順，內外出入

都有相会的部位言。

經紀：有条有理的意思。

【語釋】黃帝說：人們都以耕種來維持生活，還要供養百官而繳納租稅。我哀憫他們已經不能自給，假若再有疾病，生活就更形困難。因此我想整理出一種治病方法，既不用藥物，也不用砭石，而是用微針以疏通氣血，調整經脈運行的逆順，指明它出入相會的部位，為了能長期流傳於後世起見，就必須立法精確，條理分明，章節、表里區分的很清晰，理論也始終說得很明白，達到使人易懂易用而難忘，並使其成為永遠的治療法則。為此，我想先著一部針經，你看應當怎樣作呢？岐伯說：為了綱舉目張條理分明起見，現在我從頭到尾的按着次序談下去。

【原文】請言其道：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蠡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速遲。蠡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挂以發，不知機道，叩之不发，知其往來，要與之期。蠡之闢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為逆，來者為順，明知逆順，正行無間，逆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詞解】

易陳而難入：易陳，指一般道理容易談的意思；難入，是指在實踐中達到精妙却很困難。

蠱守形：蠱同粗，指技术低劣的医生而言。守形，是說只能机械地拘于針法，在发病部位針刺。

上守神：上，指技术高明的医生而言。守神，是說能辨明虛实，以調神为主，随其所宜地掌握針法。

神乎神：前面的神字是指患者的正气；后面的神字是指医生精确的观察。意思是說：人的正气有盛衰，医生当明察于微妙疑似之間。

客在門：客，指天的邪气；門，指正气循行于經絡均有一定的出入門戶。意思是說：邪气能随这些門戶侵入人体。

【語釋】微針治病的道理，談一般理論是容易的，能在實踐中运用得很精妙就困难了。技术低劣的医生，只能死守成法，从形体的变化上机械地治疗；高明的医生，却能明察神气的盛衰和气血的虛实，以調神为主的运用針刺方法。因为人的正气有盛有衰，循行于經脉也有一定的門戶，邪气能随这些門戶侵袭人体。医生不了解疾病的趋向，就不可能察出主病的所在。至于針法的微妙，关键在于适当的运用針刺的徐疾手法。技术低劣的医生，不知气血正邪往来的道理，只能在四肢关节处作治疗。高明的医生，却能掌握气至的动静，因为他了解正气的往来，都在骨空（腧穴）之中，气血的往来，順逆不乱，来則盛，去則衰。气机的活动非常清靜精微，必須詳慎的观察，耐心的等待，針下得气，即随机运用补泄手法。如气方来，是邪气盛而正气虛，不可用补法；气已去，为邪气去而正气将要恢复，不可用泄法。气的往来，不能差之毫发，失其气，是不能达到治疗目的的，所以必須知道气的往来順逆盛衰之机，才能掌握“气”的可取之时。技术低劣的医生不懂得这些道理，高

明的医生却能准确的掌握，所以他能毫不犹豫地根据气的逆顺，运用“迎而夺之”的方法，泻其有余的邪气，用“随而济之”的方法，补其不足的正气。迎随补泄的运用，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和患者的气血。用针的机要，大体如此。

【原文】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為虛與實，若得若失。

【詞解】

宛陳則除之：宛與郁同。宛陳，指血氣的瘀滯而言。除，作去解。

大要：古經篇名。

徐而疾：是慢進針，快出針，急按針孔的刺法。

疾而徐：是快進針，慢出針，不按針孔的刺法。

【語釋】針刺時，要根據病的虛實來運用補瀉，凡脈虛弱的當用補法，脈盛滿的當用瀉法，脈有血結的當去其瘀，邪氣盛的當瀉其邪。古經大要篇曾說：慢進針快出針，急按針孔，為補法；快進針慢出針，不閉針孔，為瀉法。針下有氣的為實，針下無氣的為虛。還應根據病的緩急及氣的虛實，決定補瀉的先后次序，根據氣的行止，決定留針的久暫。總之，如掌握得法，就可以達到瀉實補虛的目的，而使患者有若得若失的感覺。

【原文】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之時，以鍼為之，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泄。

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蠶蠹止，如留如還，去如弦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以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

【詞解】

令左屬右：右手出針，左手隨按針孔的意思。

【語釋】運用九針來補虛瀉實，是最理想的。瀉：要很快的持針刺入，得氣后要慢慢的將針取出，並搖大針孔，排開表陽，以去邪氣。補：要手壓其穴慢慢的將針刺入，這叫納溫，能使氣血調和，不至外散。在運用補法時，可根據病情，隨意所之，以行其氣，針下如有似蚊虻叮着皮膚一樣的感覺時，為已氣至，應迅速出針。出針時的速度，要快如箭離弓弦，右手出針，左手按針孔，使針孔外閉，中氣內守，這樣才能達到補虛的目的，如果皮內留有瘀血，應趕快刺除。

【原文】持鍼之道，堅者為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者，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諭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

【詞解】

懸陽：衛氣居表而屬陽，固護于外，如太陽之懸掛在天，所以稱懸陽。

兩衛：脾所主之肌肉為臟腑之外衛，衛氣循行皮膚之中，為表之外衛，所以稱兩衛。

【語釋】持針必須堅握有力，端正直刺，不要偏左偏右，

取穴也要精确，不差分毫。要集中精神注意观察，凡是穴位上的血脉均应避开，以免刺时发生危险。进针时，先刺到表阳所主的卫分，然后再刺到脾阴所主的肌肉，因为卫护表阳的是卫气，卫护脏腑的是肌肉，皮和肌肉又是神气循行出入的地方，能聚精会神的观察，才能知道病的存在或消失。人身的血脉，是横布在腧穴的周围，观之清楚，按之坚固，刺的时候，如能注意，就可以避开血脉刺中腧穴。

【原文】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长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长一寸六分；三曰鍤鍼，长三寸半；四曰鋒鍼，长一寸六分；五曰鈹鍼，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鍼，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鍼，长七寸；九曰大鍼，长四寸。鑱鍼者，头大末銳，去写阳气；員鍼者，鍼如卵形，措摩分間，不得伤肌肉，以写分气；鍤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鋒鍼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鈹鍼者，末如剑鋒，以取大脓；員利鍼者，大如釐，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鍼者，尖如蠶蟲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痺；长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远痺；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写机关之水也，九鍼毕矣。

【詞解】

鑱：音鎗。

鍤：音时，又音低。

鈹：音皮。

員：同圓。

毫：音毫，毛之强者叫毫。

挺：作杖解。

【語釋】九針的名称、形状和作用不同。鑱針長一寸六分，針頭大，針尖銳利，形如箭頭，用它瀉皮膚的熱病；員針長一寸六分，針身圓，針尖如卵形，用它揩摩分肉，以瀉分肉間的邪氣而不傷肌肉；鍤針長三寸半，針鋒尖銳如黍粟，用它治療脈氣虛少的疾患；鋒針長一寸六分，即三稜針，用它刺血瀉火，以去痛疾；鈹針長四寸，寬二分半，針頭如劍鋒，用于疔疽等疾患，切開排膿；員利針長一寸六分，針尖如毫，又圓又銳利，針身稍粗大，用它治急性發作的疾患；毫針長三寸六分，針尖如蚊虻嘴，徐刺入膚，久留針以納溫，用它散寒痹止痛而養正氣；長針長七寸，針尖鋒利，針身細長，用它治療虛風深居骨解腰脊節腠之間的痹病；大針長四寸，針體如挺，粗而且巨，其鋒稍圓，用它通利關節，治療水邪淫溢于肌體，壅滯于關節的疾患。九針的名称、形状、作用，大体如此。

按：針具的分寸長短，古今頗不一致。現在沿用的針具，其長度一般以中指同身寸為計算標準。

【原文】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大深則邪氣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余，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

昏，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鍼害毕矣。

【同解】

浊气：指寒热不适，飲食不节，病生于腸胃而言。

清气：指清冷寒湿之气。

陷脉：指孔穴多在筋骨陷中而言。

五脉：指五脏的腧穴而言。

三脉：指手足三阳（六腑）經脉的腧穴而言。

昏：音匡。衰败伤残的意思。

夺阴：泻夺了三阴（即五脏）的正气。

夺阳：泻夺了三阳（六腑）的正气。

【語釋】邪气伤人血脉，在部位上，风雨寒暑之邪气多伤人的上部；飲食不节，寒温不适，則伤人的中部；清冷寒湿之气多伤下部。所以刺上部各經的孔穴，能使正气行而邪气去，針刺阳明的孔穴，可以清理腸胃。病在浅层，刺的太深，能引邪入里，反使病势加重。皮肤筋脉所主的病，都有一定的部位，在治疗上也各有一定的治法。九針的形状不同，又須根据病情适当选用。病有邪实和正虛的分別，假若邪实的反用了补法，正虛的反用了泻法，叫做損不足而益有余，会使病势加重。另外，如对中气不足的病人，泻其五脏的腧穴，必致阴虛而死；如泻其六腑的腧穴，能致形气虛怯。劫夺了脏阴必致死亡，劫夺了諸阳的正气必致发狂。以上都是針刺不当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原文】刺之而气不至，无問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鍼。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

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毕矣。

【醫釋】針刺時必須候其氣至，氣不至，應耐心的等待，以氣至為度，在氣至後應即去針，不要繼續再針。九針的形狀不同，作用各異，故又須根據病情選用，使之適合病勢。若刺之而氣至，說明已見療效。療效的顯著，好象風吹雲散，重見晴天。這就是針刺的道理。

【原文】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榮，所注為腧，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醫釋】黃帝說：五臟六腑的氣血循行，是怎樣出入的？岐伯說：五臟內合五行，每臟各有井榮腧經合五個腧穴，五五共為二十五個腧穴；六腑外合六氣，每腑各有井榮腧原經合六個腧穴，六六共為三十六個腧穴。這些腧穴，都是臟腑氣血循行出入的部位。人的臟腑共有十二經脈，每經各有一絡，加脾之大絡，和督任二絡，共為十五絡，十二經脈加十五絡，計為二十七氣。這二十七氣的氣血，循行出入於人體上下手足之間，都是從井開始。故以所出為井，井象水之泉源由此發出；所溜為榮，榮象水從石破中流，其氣尚微；所注為腧，腧象水之匯瀦而能輸運，其氣漸盛；所行為經，經象水之大流，脈氣

正盛；所入为合，合象水之会合于海，入合于内。二十七气的血气循行，都是出入于肘膝，流注于五腧，复从五腧汇归于脏腑，就这样的循行不已。人体节之相交，共为三百六十五个会合处，是神气游行出入和络脉渗灌于诸节的地方，不是指的皮肉筋骨说的。了解了这些道理，针法的要领，就容易掌握，否则就会形成漫无头绪了。

【原文】观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

【语释】观察患者面色的明暗和目光的清浊，可知邪气的存在与消散。集中精神观察患者的动静及脉象的动态，可知病的虚邪正邪。右手推而进针，左手护持针身，以作进退。待其气至，然后出针。

【原文】凡将用鍼，必先診脉，視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气已絕于内，而用鍼者，反实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气，取腋与膺。五藏之气已絕于外，而用鍼者，反实其内，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

【语释】在将用针治病的时候，必先诊脉以观察病的虚实轻重，才可以施行针法。如五脏之气已虚于内的，是阴虚，气口脉必见浮虚，按之则无，治此症如用针误取其阳经的合穴，则阳愈盛而阴愈损，就会形成脏气竭绝，这叫重竭，重竭的必死。无气以动，故死时形象安静。这是因为脏气出于腋膺部的腧穴，脏气已虚于内，反用针刺其腧穴，因而导致脏气尽泄于

外，即是誤治。如五臟之氣已虛于外的，是陽虛，氣口脈必沉微，輕取則無，此症如用針誤取其四末的腧穴，則陰氣至而陽氣陷入，就會形成四肢逆冷，這叫逆厥。逆厥的必死，死時形象躁擾不安。這是因為四末為諸陽之本，陽氣已虛絕于外，反刺其四末的腧穴，必致陰氣自內而出，陽氣自外陷入，即是誤治。

【原文】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危，致氣則生為癰瘍。

【語釋】刺法還要適當的掌握留針時間。針已中其要害，應當出針而不出針，必致精氣外泄。針已中其要害，應當留針而反出針，必致邪氣留結。精氣外泄的必病重而身體衰弱。邪氣留結的，必發癰瘍。

【原文】五臟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關，四關主治五臟，五臟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臟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臟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觀其應，而知五臟之害矣。

【詞解】

四關：兩肘兩膝以下叫四關。

【語釋】五臟六腑之氣表里相通，故五臟之表有六腑，六腑之外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關，四關的原穴，能主治五臟諸病。五臟有病，所以當取十二原的道理，是因為十二原是五臟稟受水谷的氣味，以滲灌全身三百六十五節的氣化所在的部位，因此五臟有病必反應到此处，觀察它的反應情形，就能知